



北夢瑣言卷第五

富春孫光憲

唐太和中閹官恣橫因甘露事王涯等皆罹其禍竟未昭雪宣宗卽位深抑其權末年嘗授旨於宰相令狐公公欲盡誅之慮其冤乃密奏勝子曰但有罪莫捨有闕莫填自然無遺類矣後爲宦者所見於是南北詞相水火洎宣宗末崔侍中得行其志然而玉石俱焚也已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頸自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

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至是果驗也

唐進士曹唐游仙詩才情縹緲岳陽李遠員外每吟

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生

人質充備李戲之曰昔者未睹標儀將謂可乘鸞

鶴此際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

而笑之

世謂洋詩意法不似不似之云云才之流都元之三也

李肇國史補云貞元末有郎官四人自行軍司馬賜

紫而登粉署省中譴之為四君子也

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畢相誠曹相確

羅相劭權使相也繼升為相崔相慎敵曰可以歸

矣近日中書盡是蕃人蓋以畢白曹羅為蕃姓也

始蔣伸相登庸李景遜尚書西川覽報狀而嘆曰

不能伏事斯人也遽託疾離鎮有詩曰成都十萬

戶勉若一邊毛亦博陵之比也近代吳融侍郎乃

趙崇大夫門生即世日天水嘆曰本以畢白待之

何乖於所望歎其不大拜也

唐軋寧中荆南成令公汭魯為僧盜據渚官尋即真

命末年騁辨每事標特初以澧朗舊在巡屬為士

豪雷滿所據奏請割隸相國徐公彥若在中書不  
爲處置由是銜之相國出鎮番禺路由渚宮成今  
雖加接延而常快快饌後更席而坐詭辨鋒起相  
國曰今公位尊方面自比桓文雷滿者偏州一夥  
草賊耳今公不能加兵而怨朝廷乎成公赧焉而  
屈東海文雅高談聽之豐豐成今雖甚敬憚猶以  
嶺外黃茅瘴患者髮落而戲曰黃茅瘴望相公保  
重相國曰廣海黃茅瘴不死成和尚蓋譏成今曾  
爲僧也終席慚耻之

唐大中初盧攜舉進士風貌不揚語亦不正呼攜爲

韋蓋短舌也平聲韋氏昆弟皆輕侮之獨韋岫尚書

加欽謂其昆弟曰盧雖人物甚陋觀其文章有首

尾斯人也以是卜之他日必爲大用爾後盧果策

名竟登廊廟獎拔京兆至福建觀察使向時輕薄

諸第卒不展分所謂以貌失人者其韋諸季乎

唐大中初綿州魏城縣人王助舉進士有奇文蜀自

李白陳子昂後繼之者乃此侯也嘗撰魏城縣道

觀碑詞華典瞻于時薛逢牧綿州見而賞之以其

邑子延遇因改名助字次安壯其文類王勃也自幼婦刊建薛使君列銜於碑陰以光其文雖兵亂焚蕩而螭首巋然好事者經過皆稅駕而覽之助後以瞽廢無聞於世賴河東公振發增價而子孫榮之其子朴仕蜀至翰林學士

大中年洪州處士陳陶者有逸才歌詩中似負神仙之術或贍王霸之說雖文章之士亦未足憑而以詩見志乃宣父之遺訓也其詩句云江湖水深淺不足掉鯨尾又云飲水狼子瘦思日鷓鴣寒又云

中原不是無鱗鳳自是皇家結網疎又云一鼎雄雌金液火十年寒暑鹿霓衣寄與東流任班鬢向隅終守鐵梭飛諸如此例不可殫記著癖書十卷聞其名而未嘗見之

或云癖書是鍾離從事陳岳所著今兩存之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遽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邪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琅邪曰某未曾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選求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

也

唐僖宗皇帝蒙塵于蜀朝士未集闕人掌誥樂朋龜  
侯翮輩雖居翰林而排難解紛之才非所長也高  
太尉鎮淮海擁兵不進與浙西周寶不睦表章遞  
奏各述短長朝廷欲降詔和之學士草詞殊不愜  
旨前進士李端有壯筆軍容田令孜知之召而與  
語授以毫翰李仍請酒飲數杯詔書一筆而成文  
藻之外乃竒辯也深稱上旨除行在知制誥官至  
省郎舊說李紳相鎮淮海奏薦副使章服累表不

允有一舉人候謁紳相知其文詞請撰一表其略  
云當道地管八州軍雄千乘副使著綠不稱其宜  
相國大喜果以此章而獲恩命也李大尉破昭義  
自草詔意而宣付翰林至如鄭文公自草高大尉  
詔皆務集事非侵局奪美也

錢尚父始殺董昌奄有兩浙得行其志士人耻之吳  
侍郎越州蕭山縣人舉進士場中甚有聲采屢遭  
維繫不遂觀光乃脫身西上將及蘇臺界回顧有  
紫綬者二人追之吳謂必遭籠罩須臾紫綬者殊

不相顧促遽前去至一津渡喚船命吳共濟比達  
岍杳然失之由是獲免爾後策名升朝是知分定  
者必有神明助之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  
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  
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卽風  
姿可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  
爲祥瑞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  
此唐末朝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

沈詢字仁  
偉官至丞

郎人物酷似先德所謂世濟其美又  
外郎班者際不雜亦號玉笋班也

舊例士子不與內官交游十軍前軍容田令孜擅廻  
天之力僖皇播遷行至洋源百官未集關人掌誥  
樂朋龜侍郎亦及行在因謁中尉仍請中外由是  
薦之充翰林學士張濬相自處士除起居郎亦出  
令孜之門皆申中外之敬泊車駕到蜀朝士畢集  
一日中尉爲宰相開筵學士泊張起居同預焉張  
公耻於對衆設拜乃先謁中尉便施謝酒之敬中  
尉訝之俄而賓主卽席坐定中尉白諸相曰某與

起居清濁異流曾蒙中外既慮玷辱何憚改更今日猥地謝酒卽又不可張公慚懼交集自此甚爲群彥薄之樂公舉進士初陳啓事謁李昭侍郎自媒云別於九經書及老莊泊八都賦外著八百卷書請垂比試誠有學問也然於制誥不甚簡當時人或未可之

唐薛廷珪少師右族名流仕於衰世梁太祖兵力日強朝廷傾動漸自尊大天下懼之孤卿爲四鎮官告使夷門客將劉翰先來類會恐申中外孤卿佯

言不會謂謁者曰其無德安敢輒受今公拜竟不爲屈洎受禪之後勉事於梁而太祖優容之壽考而終中間奉命冊蜀先主爲司徒館中舊疾發動蜀人送當醫人楊僕射俾攻療之孤卿致書感謝其書末請借肩輿歸京尋醫蜀主訝之乃曰幸有方藥何不俟愈而行堅請且駐行軒公謂客將曰夜來問此醫官殊不識字安可以性命委之乎竟不服藥而北歸後唐相國常公說仕梁爲中書舍人倅輅於錢塘先是錢尚父自據一方每要姑息



梁主以河北關西悉爲勦敵又頻失利於淮海甚  
藉兩浙牽掎之其次又資貢賦凡命使臣遠泛滄  
溟一則希其豐遺二則懼不周旋悉皆拜之錢公  
亦自尊大唯京兆公長揖而已既不辱命識者異  
之竟有岩廊之拜也

唐楊晟始事鳳翔節度李昌符累立軍功因而疑之  
潛欲加害昌符愛妾周氏愍其無辜密告之由是  
亡去而獲免後爲駕前五十四軍都指揮使除威  
勝軍節度使建節於彭州撫綏士民延敬賓客洎

僧道輩各得其所厚於禮敬人甚懷之李昌符之  
敗因令求訪周氏愍既至以義毋事之周氏自以少  
年復有美色懇有好合之請弘農告誓天地終不  
以非禮偶之每旦未視事前必伸問安之禮雖厄  
在重圍未嘗廢也新理之所兵力未完遽爲王蜀  
先主攻圍保守孤城救兵不至十日爲西川所破  
而害焉有馬步使安師建者楊氏之腹心也城克  
執之蜀先主知其忠烈異爲其用欲寬之師建曰  
某受楊司徒提拔不敢惜死先主嘆賞而行戮爲

設祭而葬之

唐天祐中淮師圍武昌不解社洪令公乞師於梁王  
梁王與荆方睦乃諷成令帥兵救之於是稟奉霸  
主欲親征乃以巡屬五州事力造巨艦一艘三年  
而成號曰和州載艦上列廳宇泊司局有若衙府  
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於華壯可知也飾非  
拒諫斷自其意慕察俛仰不措一詞唯孔目官楊  
厚贊成之舟次破軍山下為吳師縱燎而焚之中  
令溺死兵士潰散先是改名曰汭汭字即水內也

水內之死豈非前兆乎湖南及朗州軍入江陵倖  
載軍人百姓職掌伎巧僧道伶官並歸長沙成汭  
之名和州之號說蓋前定也

唐陳敬瑄據成都府拒命帝太尉昭度克招討使率  
東川兵以伐之王蜀先主時為草賊剽掠諸縣乃  
擁手下兵投掌武署為衙內指揮使資其爪牙也  
因奏請割西川數州就臨邛建節以授之蜀主卑  
謙多智事帝公甚謹掌武量其事勢終不能駕御  
况軍旅之事又非所長每欲攻城請戎服臨陣慮

矢石所及不敢近前掌武曰軍人安敢無禮東川都顯有唐吃人者呼而戒之曰人肉何如猪羊乃賜一緡俾充肉價他皆倣此重圍二年蜀城已困不日將下一旦門外誼譁以軍糧闕乏兵士擒洩掌武親吏駱別駕名志者齟而噉之由是懼惟其禍遽託疾以西川牌印付蜀主而歸朝雖曰不武斯亦用智自免也

中難之世君子遭遇不幸往往有之唐進士章魯封與羅隱齊名皆浙中人頻舉不第聲采甚著錢尚父土豪崛起號錢塘八都洎破董昌奄有杭越於是章羅二士離其籠罩然其出於草萊未諳事體重縣宰而輕郎官嘗曰某人非才只堪作郎官不堪爲縣令卽可知也以章魯封爲表奏孔目官章拒而見咎差羅隱宰錢塘皆畏死稟命章羅以之爲耻錢公用之爲榮玉石俱焚吁可惜也或云章魯封後典蘇州著章子三卷行於世羅隱爲中朝所重錢公尋倍加欽官至給事中享壽考溫飽而卒

唐裴司徒瑑性靳嗇廉問江西日凡什噐圖障皆新其製閉屋緘貯未嘗施用每有宴會卽於朝士家借之在番禺時鍾愛一女選榮陽鄭進士以聘之才過禮期遽屬秋薦不免隨計無何到京尋報物故五教念女及夫婿不勝悲痛而歸鄭偶大笑之盖夫婦之愛未深不解思慮非有它故也大凡士族女郎無改醮之禮五教念女早寡不能忘情耳乃召門生故吏而告之因別適人亂倫耳醮自河東始也元禎少監蘇涯中丞賜紫楊玘少尹與五教親吏別駕說皆同

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外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嗇嘗爛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也

西川自唐劉闢構逆後久無干戈人不習戰每歲諸道差兵屯戍大渡河蠻旗纔舉望風而潰咸通中長驅直抵府城居人有扃戶而拒之蠻亦不敢扣

門也嘗有一蠻迷路入廣都縣村墅里人相率數  
百輩叫譟而逐之蠻一迴顧却走如堵墻崩焉自  
晝及暝終不能擒致其怯懦如此又王蜀先主時  
雲南寇蜀蜀軍勇銳欲吞之俘擒噉食不以爲敵  
與向前之兵百倍其勇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渤海高公駢自天  
平軍移鎮成都戎車未屆乃先以帛書軍號其上  
仍畫一符於郵亭遞之以壯軍聲蠻酋懲交趾之  
敗望驛而遁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臨遂成煨燼

士民無久安之計渤海窺之畫地勢圖版築焉慮

畚鍤將施亭猴有警乃命門僧景仙

此僧多爲掌

武決策人謂

是麗勛漏網

而變名也奉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

築城日舉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樓櫓轟然  
旌旆竟不行而驃信龍驤慄不暇兵以詐勝斯之謂  
也

唐天復中張道古滄州蒲臺縣人擢進士第拜左補  
闕文學甚富介僻不群因上五危二亂表左授施  
掾爾後入蜀先是所陳二亂疏云只今劉備孫權

已生於世矣懼為蜀主所憾無路棲託洎逢開創  
 誠思徵召為幕寮排擯卒不齒錄竟罹非命也嘗  
 自筮遇凶卦預造一穴題表云唐左補闕張道古  
 墓後果遇害而瘞之人有獲其上蜀主書遺藁極  
 言幕寮掩其才學不為延譽又非違時變盤桓取  
 禍之流也

補闕深於彖象著書  
 號易題數卷行於世

唐貞元中秭歸人覃正夫頃棲廬岳師符載徵召為  
 文竟汨沒於巴巫也或有以其文數篇示愚辭韻  
 挺特風調凜然真得武都之刀尺也號巢居子有

二十卷愚因致書於歸州之衙校李玩俾搜訪之  
 書未達前三日里人有家藏全集者適遇延焚而  
 煨燼之嗟乎鄙於覃生異時也苟得繕寫流布振  
 彼聲光而焚如之酷何不幸之甚也

唐羅員外袞成都臨邛人應進士舉文學優贍操尚  
 甚高唐大順中策名不歸故鄉時屬喪亂朝廷多  
 故契關兵難備歷饑寒蜀先主致書于翰林令狐  
 學士與侍郎選書記一員欲以桂陽應聘外郎謂  
 知已曰誓擁馬通衢服弊布衣以俟外朝無復西

歸爲魯國東家丘也竟通朝籍終於梁禮部員外郎蜀人有志者唯外郎乎楊子雲二息亡遺骸葬于蜀與夫延陵季子何相遠哉近代李頻黃匪躬皆嶺表人頻卽遺其糟糠別婚士族黃卽三十年不返鄉里于時妻母俱在又何心乎

唐高湖彭州人聰明博識文翰縱橫至於天文曆數琴碁書畫長笛胡琴率皆精巧乃梁朝朱异之流嘗謁高燕公上啓事自序其要云讀書萬卷飲酒百盃燕公曰萬卷書不暇易徵詰百盃酒得以奉試

乃飲以酒果如所言僖皇帝幸蜀因進所著書唐秘校卒於威勝軍節度判官韓昭仕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有文章至於琴碁書畫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主時有朝士李台敬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時人題之

唐武都符載字厚之本蜀人有奇才始與楊衡宋濟樓青城山以習業楊衡擢進士第宋濟老死無成唯符公以王霸自許耻於常調懷會之望帝南康鎮蜀辟爲支使雖曰受知尚多偃蹇帝公於二十

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

讚之謂有先釐也居潯陽二林間優游年歲南昌軍奏請為副

俸援奉祀即不赴今小僮持一幅上于襄陽乞下東錢羅山四方

大辟羔鴈盛燕山門第堂中以女妓二十人娛侍在名籍士于時守

道循常者号曰兇人符公全集卷之五簡章清便入其堂與女唯建

平口要正夫子宗濟雅有詞學生文元沈紀符

之流治責本於趙山掌

唐先啟中成都人侯副風儀端秀有以在冰虛以拔萃出身為邠寧

將軍倭皇播遷握持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以誠教也日其詞立就日

族朝士潛挂船之德宗歸湖除郡不赴歸隱海江別墅号臥龍

館王蜀先之國霸在汝幕府先俸第度判官馮涓候其可否馮

有文奉文名除眉判又曰合致拒親命不放之任羈當成却為

候以幹郵古性之其辭解書即馮涓極以事如候有海上王先主

其自負云可以倚牋表生丁檄書王先主蜀

趙魏者梓州拉西亭人博學翰針長於經世夫婦俱有節

操不受上父辟撰長短徑十卷王霸之也見於世也

於是大怒因其婚娶娉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

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贓奏而殺之懲無禮也

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

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

上夢遺言

上夢遺言

上夢遺言



四化設醮請撰齋詞于時陪飲於摩訶之池符公  
離席盥漱命使院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繞  
步池濱各授口占其敏速如此劉關時爲金吾倉  
曹參軍依舊棲帚公特與譔真讚其詞云矯矯化  
初氣傑文雄靈螭出水秋鸚乘風行義則固輔仁  
乃通他年良覲麟閣之中泊京兆變故彭城知器  
務起雄據之意符爲其縻凡有代表奏愈更恭順劉  
關之敗也幕寮多罹其禍唯符生以牋奏藁草一  
篋呈高崇文相公長揖東下棲於廬山卽前之真

北齊書卷第六

富春孫光憲

唐李紳性剛直在中書與李衛公相善爲朋黨者切  
齒鎮淮海日吳湘爲江都尉時有零落衣冠顏氏  
女寄寓廣陵有容色相國欲納之吳湘強委禽焉  
於是大怒因其婚娶娉財甚豐乃羅織執勘准其  
俸料之外有陳設之具坐賦奏而殺之懲無禮也  
宣宗初在民間備知其屈登極後與二李不叶者  
導而進狀訴冤衛公以此出官朱崖路由澧州謂

寄寓朝士曰李二十悞我也馬植曾為衛公所忌  
出為外任吳湘之事鞠於憲臺扶風時為中憲得  
行其志焉吳湘乃澧州人顏尋歸澧陽孀獨而終  
舊說浙東理難十分公事紳相曉得五六唯劉漢  
宏曉得七分其他庶使及三四而已蓋公之才難  
得也已

唐裴相公休留心釋氏精於禪律師圭峰密禪師得  
達摩頓問密師注法界觀禪詮皆相國撰序常被  
纓衲於歌妓院持鉢乞食自言曰不為俗情所染

可以說法為人每自發願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  
後于闐國王生一子手文有裴休二字聞於中朝  
有子弟欲迎之彼國不允而止

雙峰禪師聚徒千人談玄之盛無能及也一旦感於  
民女而敗道焉是知淫為大罰信矣相國李公蔚  
始與師善為致一宰而已道士文如海注莊子文  
詞浩博懇求一尉與夫湯惠休廖廣宣肯趣共卑  
也惜哉

丞相韋公宙出鎮南海有小將劉謙者職級甚卑氣

宇殊異乃以從猶女妻之其內以非我族類慮招  
物議諷諸幕寮請亟諫止之相曰此人非常流也  
他日吾子孫或可依之謙以軍功拜封州刺史常  
夫人生子曰隱曰岩隱爲廣帥岩嗣之奄有嶺表  
四府之地自建號曰漢改名龔在位經二紀而終  
次子嗣卽京兆知人之鑒非謬也

唐通義相國崔魏公鉉之鎮淮揚也盧丞相耽罷浙  
西張郎中鐸罷常州俱過淮揚謁魏公公以暇日  
與二客私款方奕有持狀報女巫與田布尚書偕

至泊逆旅其亭者公以神之至也甚異之俄而復  
曰顯驗與他巫異請改舍于都侯之廨署公乃趣  
召巫者至至乃與神送拜曰謝相公公曰何謝神  
曰布有不肖子黷貨無厭郡事不治當犯大辟賴  
相公陰德免焉使布之家廟血食不絕者公之恩  
也公矍然曰異哉某之爲相也未嘗以機密損益  
於家人忽一日夏州節度使奏銀州刺史田鐵犯  
賊罪私造鎧甲以易市邊馬布帛帝赫然怒曰賊  
罪自別議且委以邊州所宜防盜以甲資敵非反

而何命中書以法論將盡赤其族翌日從容謂上曰  
曰贓贓罪自有憲章然是弘正之孫田布之子弘正嘗以河朔請朝覲奉吏員布亦繼父之款布會征淮口繼以忠孝伏劔而死今若行法論罪以固邊圉未若因事弘貸激勸忠烈上意乃解止黜授遠郡司馬而某未嘗一出口於親戚私昵已將忘之今神之言正是其事乃命廊下表而見焉公謂之曰君以義烈而死奈何區區爲愚婦人所使乎神憮然曰某嘗負此嫗八十萬錢今方忍耻而償

之乃宿債爾公與二客及監軍使幕下共償其未足代付之日神乃辭去言事不驗梁相國李公琪傳其事且曰嗟乎英特之士負一女之債死且如是而况於負國之大債乎竊君之祿而不報盜君之柄而不忠豈其未得聞於斯論耶而崔相國出入將相殆三十年宜哉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掌武曰好騾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叙官吉甫相與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

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脩狄  
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鎮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愚曾覽太尉三朝獻替錄真可謂英才竟罹朋黨  
亦獨秀之所致也

宣宗希冀遐齡無儲嗣宰臣多有忤旨者懿宗藩邸  
常懷危慄郭美人誕育一女未踰月卒適值懿皇  
傷憂之際皇女忽言得活登極後鍾愛之封同昌  
公主降書律保衛恩澤無比因有疾湯藥不効而殞  
毀官韓宗昭康守商等數家皆族誅劉相國瞻上

諫懿皇不聽懿皇嘗幸左軍見觀音像陷地四尺  
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善菩薩卽邊地之道  
人上悅之寇入京郭妃不及奔赴行在乞食於都  
城時人乃嗟之

同昌公主奢華事  
見蘇鶚杜陽雜編

唐自廣明後闖人擅權置南北廢置使軍容田令孜  
有迴天之力中外側目而王仙芝黃巢剽掠江淮  
朝廷憂之左拾遺侯昌業上疏極言時病留中不  
出命於仗內戮之後有傳侯昌業疏詞不合事體  
其末云請開揭諦道場以消兵厲似爲庸僧僞作

也若侯昌業以此識見犯上宜其死之

隴西李常侍福相之子質氣古淡光化中與諸朝士  
避地梁川小貂日游鄰寺以散鬱陶寺僧有爽公  
者因與小貂相識每晨他出或赴齋請苟小貂在  
寺即不扃鎖其房請其宴息久而彌篤乃曰李常  
侍在寺爭忍闔扉乎或一日從容謂小貂曰世有  
黃白之術信乎好之乎貂曰某雖未嘗留心安敢  
不信又安敢輒好僧口貧道之每拂曙出寺為脩  
功德因緣也仰常侍德豈敢秘惜小貂辭遂再三

竟得其術爾後最受三峰朝相四入崔相思知無  
遇二公載誕之辰乃獻銀藥孟子此外雖家屢空  
終不自奉亦不傳於子孫遂平宰李璩乃嫡孫也  
嘗謂愚話之廣成杜光庭先生常云未有不脩道  
而希得仙術苟得之必致禍矣唯名行謹潔者往  
往得之即李貂之謂也

陸相宸出典夷陵時有士子脩謁相國與之從容因  
命酒勸此子辭曰天性不飲酒相國曰誠如所言  
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若有十分不為酒困自

然減半也 朱秀才遂寧府人虔餘舉進士有楊  
 貴妃別明皇賦最佳然狂於酒隴州防禦使鞏咸  
 乃蜀將也朱生以鄉人下第謁之鞏亦使酒新鑄  
 一劍乃曰如何得一漢試之朱便引頸俄而身首  
 異處惜哉死非其所即陸公之戲誠哉善言也

東果子王勣字无功有杜康廟碑醉鄉記備言  
 酒德 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  
 道醉鄉無戶稅任他荒却下丹田世之嗜酒者苟  
 為孔門之徒得無違告誡乎

唐僖宗再幸梁洋朱玫立襄王宰相蕭遘裴澈鄭匡  
 圖等同奉之洎破偽主而僖皇反正裴鄭等皆罹  
 大辟始其兵衛四圍矛槊森然裴相猶戲曰天子  
 之墻數仞也蕭遘相就河中賜毒握之在手自以  
 主上舊恩希貶降乂而毒爛其手竟飲之而終  
 唐太尉韋公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  
 承恩為人潛結中禁京兆與一二時相皆因之大  
 拜悟達國師知玄乃澈之師也嘗鄙之諸相在西  
 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

北夢瑣言 卷六  
處喫茶後掌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檄書曰伏以太尉相國頃因和尚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苑則借人把筆蓋謂此也

唐李師望乃諸宗屬也自負才術欲以方面爲己任因旅游邛蜀備知南蠻之勇怯遂上書希割西川數州於臨邛郡建定邊軍節度詔旨允之乃自鳳翔少尹擢領此任于時西川大將嫉其分裂巡屬乃陰通南詔於是蠻軍爲近界鄉豪所導侵軼蜀川元戎竇滂不能遏截師望亦尋受貶黜隴西又

囚任華  
陽捕賊

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登庸恃其口辨可以立致

太平由藩邸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拜對敷之日

列西城時事數條每言臣爲陛下致之洎操大柄

無以施展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優曰俳優

穆才陵作念經行者至御前曰若是朱相卽是非

相翌日出官時人曰拔士爲相自古有也君子不

耻其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况唐末喪亂天下阻

兵雖負奇才不能謀畫而朱公一儒生以區區辯



給欲整其亂祇自取辱焉消縷未申而教樂僮吹  
箏篋甚爲識者所責也

唐李群玉校書字文山澧州人有詩名散逸不樂應  
舉親友強之一上而已嘗受知於相國河東裴公  
休爲其延譽因進詩授弘文館校書終於荆襄間  
然多狎酒徒疑其爲張祐之流李少逢善夷謫官  
澧陽備知其行止因爲記之乃清介高節之人非  
輕率之士疑爲同人所謗或曰曾爲荆之幕下假  
書題謁澧吏艾使君李謂艾侯曰小子困甚幸使

君痛救之州將以其輕脫所濟不厚也又近年京  
兆常沆者衣纓舊族亦攻古文流落不偶而沒於  
世隴西李璠乃福相之曾孫也常宰襄州鄉樂縣  
京兆僑于是邑常來干擾李亦祇奉不厭一旦謂  
李宰曰客有相勉且求一邑以救饑寒室人聞之  
大怒曰人喚郎爲長官卽得喚我作長官夫人卽  
不可隴西聞而鄙薄亦笑亦怒也

先是李遠以曾有詩云人事三盃酒流年一局碁唐  
宣宗以其非牧人之才不與郡守宰相爲言然始

俞允蜀相常莊應舉時遇黃寇犯關著秦婦吟一篇內一聯云內庫燒爲錦綉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爾後公卿亦多垂訝莊乃諱之時人號秦婦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障子以此止謗亦無及也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爲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爲艷詞玷之契舟入夷門號爲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又云長日唯消一局棋兩存之

宣宗以政事委相國令狐公君臣道契人無間然劉舍人每訐其短密奏之宣宗留中但以其事規於相國而不言其人姓名其間以丞相子拔解就試疏略云號曰無解進士其實有耳未聞云云又以子第納財賄疏云白日之下見金而不見人云云丞相憾之乃俾一人爲其書吏謹事之紫微託以腹心都不疑慮乃爲一經業舉人致名第受賂十萬爲此吏所告由是貶之君子曰彭城公將欲律人先須潔已安有自負贓污而發人之短乎宜其

不躋大位也先是令狐相自以單族每欲繁其宗  
黨與崔盧抗衡凡是富家率皆引進皇籍有不得  
官者欲進狀請改姓今狐時以此少之

唐吳郡陸龜蒙字魯望舊名族也其父賓虞進士甲  
科浙東從事侍御史家于蘇臺龜蒙幼精六籍弱  
冠攻文與顏蕘皮日休羅隱吳融爲益友性高潔  
家貧思養親之祿與張博爲吳興盧江二郡倅著  
吳興實錄四十卷松陵集十卷笠澤叢書三卷丞  
相李公蔚盧公携景重之羅給事寄陸龜蒙詩云

龍樓李丞相昔歲仰高文黃閣今無主青山竟不  
焚蓋嘗有徵聘之意唐末以左拾遺授之詔下之  
日疾終光化三年贈右補闕常莊撰誄文相陸希  
聲撰碑文給事中顏蕘書皮日休博士爲詩友客  
死浙中方干詩名著於吳中陸未許之一旦頓作  
詩五十首裝爲方干新製時輩吟賞降仰陸謂曰  
此乃下官教方干之所作也方詩在模範中爾奇  
意精識者亦然之薛許州能以詩道爲已任還劉  
德仁卷有詩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終譏劉不

能變態乃陸之比也

顏給事薨謫官沒於湖外嘗自草墓誌性躁急不能  
容物其誌詞云寓于東吳與吳郡陸龜蒙爲詩論  
之交一紀無踰龜蒙卒爲其就木至穴情禮不缺  
其後卽故諫議大夫高公丞之故丞相陸公展二  
君於薨至死不變其餘面交皆如携手過市見利  
卽解携而去莫我知也復有吏部尚書薛公貽矩  
兵部侍郎于公兢中書舍人鄭公撰三君子者余  
今日已前不變不知異日見余骨肉孤幼復如何

哉

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磳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爲時  
輩妬忌惟於非橫其平生著文有百家著諸心要  
文集三十卷品流誌五卷易之心要三卷注論語  
一部明無爲上下三篇義說一篇倉卒之辰焚於  
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陽春白雪世人寡和豈  
虛言也葆光子曰唐代韓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觀  
皇甫湜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顏謝其所宗  
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乃諸人之龜鑑而梁之聲

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是知俗譽喧喧者宜  
鑒其濫吹也

白太保與元相國友善以詩道著名時號元白其集  
內有哭元相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  
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  
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殊不言元公入疑  
其隙終也鄭文公畋與盧相携親表也閎閎相齊  
詞學相均同在中書因公事不叶揮霍間言語相  
擠詬不覺硯瓦翻潑謂宰相鬪擊亦不然也竟以

此出官矣

古者闡官攬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簡  
編唐自安史已來兵難荐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  
皆付大闡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  
軍十三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於四  
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爲之分卿寺之職以權爲  
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綬入侍後軍容使楊復  
恭俾其襮笏宣導自弘農改作也嚴遵美內謁之  
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居蜀郡鄙叟庸夫時得

親狎其子仕蜀至閣門使曾爲一僧致紫袈裟僧  
來感謝書記所謝之語於掌中方屬炎天手汗模  
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汗流喘乏只云伏以軍容  
寂無所道抵掌視之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  
嚴公曰不敢退而大治嚴公物故蜀朝冊贈命給  
事中竇維堅不承命雖偏霸之世亦不苟且士人  
多之

唐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於相國今狐公綯

顧雖離商之子而風韻詳整羅亦錢塘人鄉音乖

利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與之丰韻談諧莫辨

其寒素之士也顧文賦爲時所稱而切於成名嘗

有啓事陳於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於尾株

之前也

今狐召學士話於梁震  
先輩愚於梁公處聞之

羅旣類不得意未

免怨望竟爲賢子弟所排契闊東歸黃冠事平朝

賢議欲召之常貽範沮之曰某曾與之同舟而載

雖未有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

脚夾筆可以敵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爲批

糠也由是不果召詩人方干亦吳人也王龜大夫

重之既延入內乃連下兩拜亞相安詳以荅之未  
起間方又致一拜時號方三拜也

梁李相國琪唐末以文學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遷  
衣冠蕩析因與弘農楊玠藏跡於荆楚間楊卽派  
一蜀琪相盤桓於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號華原李  
長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嘗厭薄之琪相寂寞每  
臨流跋石摘樹葉而試草制詞吁嗟快悵而投於  
水中梁祖受禪徵入拜翰林學士尋登廊廟爾後  
宜都之子彬羈旅渚宮因省相國乃數厥父之所

起而遣之

唐杜荀鶴嘗游梁獻太祖詩三十章皆易曉也因厚  
遇之洎受禪拜翰林學士五日而卒朱崖李太尉  
獎拔寒俊至於掌誥或云尹力率用子弟乃曰以其諳練故  
事以濟緩急也如京兆尹者一篇一詠而已經國  
大手非其所能幸而殂逝免貽伊耻也制貶平魯  
賈島以其僻澁之才無所採用皆此類也

唐昭宗劫遷百官蕩析名娼伎兒皆爲強諸侯有之  
供奉彈琵琶樂工號關別駕小紅者小名也梁大

祖求之既至謂曰爾解彈羊不採桑乎關伶俚而  
奏之及出又爲親近者俾其彈而送酒由是失意  
不久而殂復有琵琶石濼者號石司馬自言早爲  
相國今狐公見賞俾與諸子渙漚連水邊作名亂  
後入蜀不隸樂籍多游諸大官家皆以賓客待之  
一日會軍校數員飲酒石濼以胡琴擅場在坐非  
別音者誼譁語笑殊不傾聽濼乃撲槽而詬曰某  
曾爲中朝宰相供奉今日與健兒彈而不蒙我聽  
何其苦哉于時識者亦歎訝之喪亂以來冠履顛

倒不幸之事何可勝道豈獨伶云乎哉

唐樂安孫氏進士孟昌期之內子善爲詩一旦併焚  
其集以爲才思非婦人之事自是專以婦道內治  
孫有代夫贈人白蠟燭詩曰景勝銀缸香比蘭一  
條白玉逼人寒他時紫禁春風夜醉草天書仔細  
看又聞琴詩曰玉指朱絃軋後清湘妃愁怨最難  
聽初疑颯颯涼風動又似蕭蕭暮雨零近若流泉  
來碧嶂遠如玄鶴下青冥夜深彈罷堪惆悵霧濕  
叢蘭月滿庭又代謝崔家郎君酒詩曰謝將清酒



寄愁人澄澈甘香氣味真好是綠窻明月夜一盃  
搖蕩滿懷春又台州盤嶽村有一婦人蕭惟香有  
才思未嫁於所居窻下與進士王玄晏相對因奔  
琅邪復滯台不禁王捨於逆旅而去遂私接行客  
託身無所自經而死店有數百首詩所謂才思非  
婦人之事誠然也哉聞於劉山甫

北夢瑣言卷第六

